

Mengjie
Honglou

梦解红楼



以弗洛伊德的梦学

解析红楼梦的42个梦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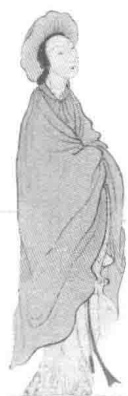
彭鑫鉴 著



岳麓書社

梦解红楼

彭鑫鉴 著



红楼梦里红楼梦
梦里红楼梦红楼

岳麓書社·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解红楼/彭鑫鉴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18. 5

ISBN 978-7-5538-0685-3

I. ①梦... II. ①彭...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6243 号

MENG JIE HONGLOU

梦解红楼

作 者: 彭鑫鉴

责任编辑: 杨云辉

责任校对: 舒 舍

封面设计: 风格八号 李文婷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 0731-88804152 0731-88885616

邮编: 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201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印张: 14.25

字数: 262 千字

印数: 1—2 000

ISBN 978-7-5538-0685-3

定价: 68.00 元

承印: 长沙市宏发印刷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 0731-88884129



序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明示此书所记乃“一番梦幻”，是一本不折不扣的梦的记录；最后的第一百二十回结束诗云：“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全书梦起梦结，是一本货真价实的梦书。全书中部第四十八回“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中，庚辰本脂砚斋批曰：“一部大书，起是梦，宝玉情是梦，贾瑞淫又是梦，秦之家计长策又是梦，今作诗也是梦，一并风月鉴亦从梦中所有，故《红楼梦》也。余今批评亦在梦中，特为梦中之人，特作此一大梦也。”通览全书，如梦如幻，如实如虚，如真如假，如有如无，实不愧为古今中外第一大梦，洋洋洒洒百余万言，无出其右者！

一、梦的遗忘与红学的遗漏

自《红楼梦》印行广泛传世之后，文人墨客，评说如潮，流派纷呈，出现了古今文学史上独创“红学”的奇观。从最早的“索引派”“评点派”，到“新红学派”提出的

“自传说”，再到现如今由论秦可卿而兴起的“秦学”、论茶的“红茶文化”、论菜肴的“红食文化”、论医药的“红药文化”、论大观园的“红建筑文化”等等，比起当初的“版本学”“脂批学”等等，更是热闹也更“无孔不入”了。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偶然中发现，红学人的红学文字几乎塞满“红楼”，却偏偏将一个主题字——“梦”字给遗漏了！论的评的品的都是堂堂正正的“红楼”，未见堂堂正正论“梦”的！其实，在《红楼梦》这个大梦中，从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到第一百二十回袭人梦见宝玉当了和尚，其中就有大大小小42个“梦中梦”，单贾宝玉的梦就有16个之多，涉及的梦主也有20个之众，倘若说大观园中蛰伏了42条龙，这些梦中梦几乎皆是点睛之笔，如此这样一个大“宝藏”未挖掘，岂不是红学界一个重大的疏漏么？

二百余年来，红学人只研“红楼”漏研“梦”，并非偶然，这与梦的遗忘特性密切相关。我们很多人都有做梦的经历，更有醒来后就将梦遗忘的经历，我们一生总是不断地做梦又不断地将梦遗忘。《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中，甄士隐炎夏永昼，梦至一处，见了一僧一道，听僧道讲了许多“蠢物”的事，同僧道讲了许多话，还从僧道手中看了“蠢物”一眼，又随僧道到了“太虚幻境”牌坊跟前，真是做了一个又清晰又漫长的梦，可是，一声霹雳震醒之后，甄士隐“所梦之事，便忘了对半”！由

此可见，梦的遗忘是既迅捷又普遍的现象。科学释梦大师弗洛伊德说：“梦的遗忘和其他的精神活动之遗忘没有两样。”^①而且，我们愈是忽视梦，梦也就遗忘得愈快。也许，正是由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太习惯于梦的遗忘，以至于浸漫到对待文学作品中的梦也过眼即忘；或许我们只把它当成一种文学表现的手法、技巧、形式，因而只注重它所表达的内涵，而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梦，如第三十六回己卯本回前脂批曰：“绛芸轩梦兆，是金针暗渡法。”此外，红学人大概都属于文人，对于精神分析学、心理分析学，特别是关于梦与释梦理论的科学可能涉足不多或未曾涉足，因而也不大可能想到要以科学释梦的理论来对这些梦中梦进行解析。本文亦不敢冒独辟蹊径之名，只算是拾遗补漏，聊为红学大殿添一砖一瓦吧。

二、梦的心理分析与文学的心理描写

弗洛伊德在具有科学释梦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梦的解析》中说：“梦，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毫无意义的，不是荒谬的，也不是一部分意识昏睡，而只有少部分乍睡少醒的产物。它完全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愿望的满足。它可以算是一种清醒状态精神活动的延续。

①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239页。九州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全书所引弗洛伊德原文，均出自此书，以下只注书名和页码）。

它是由高度错综复杂的智慧活动所产生的。”^① 基于此，他深信自己将证明心理学手段让我们有可能解释梦。简而言之，梦是人类夜间心理活动意象化的外露。解析梦，就是通过对梦象的剖析，找出梦主心灵深处隐藏的心理活动，揭示出梦主的隐衷，即梦主在白天不敢想不敢说不敢为的愿望。如贾宝玉对林黛玉是一片真情可对天，林黛玉对宝玉同样是一片真情可对天，若以现代恋人而言，互相说一句“我爱你”便两心相通了，但在那时，林黛玉“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却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却怔怔的望着他。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语，不知从那一句上说起，却也怔怔的望着黛玉。两个人怔了半天”。宝玉瞅了半天，方说出“你放心”三个字。直到林黛玉走了，袭人来给宝玉送扇子，“宝玉出了神，见袭人和他说话，并未看出是何人来，便一把拉住，说道：‘好妹妹，我的这心事，从来也不敢说；今儿我大胆说出来，死也甘心！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了，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掩着。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袭人听了这话，吓得魄消魂散，只叫‘神天菩萨，坑死我了！’便批他道：‘这是那里的话！敢是中了邪？还不快去？’宝玉一时醒过来，方知是袭人送扇子来，羞的满面紫涨，夺了扇子，便忙忙的抽身跑了”。这就是第三十二回贾宝玉的一个白日

① 《梦的解析》第18页。

梦，他将在清醒时不敢向黛玉讲的“心事”，终于在梦中“大胆说出来”。从文学上来看，这是心理描写，从梦来看，是潜意识“心事”的大胆外露。作者运用梦的形式对宝玉进行心理描写，而透过梦的表象我们可以分析出宝玉的心理，从而“看见”宝玉埋藏在心灵最深处的潜意识的衷情。由此可以说，从本质上而言，解梦就是进行心理分析。而文学作品最突出的特质正好是心理描写。任何作品，首先得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围绕这件事，描写与此事相关联的种种人物的种种心态，这些心理描写的深刻与浅陋，关系到人物能否站立起来，也关系到作品是否能够隽永。对梦的心理分析与文学作品对人物的心理描写，使二者得到融洽和谐的平台，使对作品中的梦进行解析成为客观可能。本文以科学释梦鼻祖弗洛伊德的理论为主导，兼收并蓄其他释梦大师的卓越见解，以心理分析当伽马刀，对梦中梦逐一进行解析。也许可以说，尝试梦学与红学结合或可开辟一片研讨红楼的新天地。

三、凝缩的梦与解析之文

弗洛伊德说：“在梦的形成时，必有相当多的心理资料经过了凝缩的过程。”^①形象地说，梦中的每一个梦象都像是一块压缩饼干，它包含的能量是同样大小饼干的许多倍，

^① 《梦的解析》第108页。

因此，在解析时切不可只把它当作普通饼干看待。就“梦的隐意”冗长丰富而言，“梦的内容”就显得贫乏简陋而粗略了。弗洛伊德说：“如果梦的叙述需要半张纸的话，那么解析所得的‘隐意’就需要六、八至十张纸才写得完。这样的比例虽因不同的梦而异，但就我的经验看来，几乎多半是如此。”^① 贾宝玉游太虚幻境梦，作者写了七千多字，解析文字一万四千余字，比例是1：2，显然，还有极大的继续解析潜力；栊翠庵道婆的梦只有一句话九个字，解析文字却有三千多字，比例是1：300，这相当于将一块压缩饼干“还原”成了三百块普通饼干。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说将这个一句话的梦解析完结了。一般而言，我们往往低估了梦所受凝缩的程度，以为由一次解析所得的“隐意”即包含了这个梦所有的意义，然而事实上继续对这梦分析下去，常常又能发掘出更多深藏在梦里的意义。尽管自以为所作的解释已达到毫无瑕疵、令人满意的地步，但仍可能再由这同一个梦里又找出另一个新的意义来。因此，严格地说，梦凝缩的程度是无法定量的。所以，弗洛伊德便有个声明：“一个人永远无法确定地说他已将整个梦完完全全地解释出来。”^② 我想，这同样也是我的声明，我对我所解析的42个梦，自认是尽力了的，但我仍不能说我

① 《梦的解析》第108页。

② 何仲生、余凤高：《弗洛伊德 文明的代价》，第91页。辽海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

“已将整个梦完完全全地解释出来”了，其中必然还留存了极大的余地，有待同好者继续解析。

四、释梦对象与红楼人物

关于释梦对象，理论界几乎一致认为最好是梦主自己，即自己解析自己的梦。因为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也最容易明白和证实自己为什么会做这个梦。美国梦著作家梅芙·恩尼斯和珍妮弗·帕克在他们合著的《梦》中说：“每个梦实际上都应当根据梦者的生活来解析。”^①倘若不是自解自梦，而是替别人解梦时，“最好有梦者在场，不然的话，任何理解都成了一种空泛之论，因此可能不适用于梦者的生活”^②。这无疑是既正确又中肯的。然而，我面对的释梦对象既不是自己，也不是现实社会中的别人，而只是贾宝玉、林黛玉、凤姐等20个生活在《红楼梦》这部小说中的艺术形象，我与这20个梦主最大的障碍是不可能促膝交谈！尽管他们在小说中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有个性有作为的活生生的“人”，但我却毫无能力要他们开口向我说出哪怕一个字的话来。要替这些极为特殊的梦主解梦，唯一之途，我只能钻入原著，进出红楼，逐一寻觅他们的生活踪迹和心路历程，明察他们的人际关系，感悟他们的

① 梅芙·恩尼斯、珍妮弗·帕克：《梦》，第8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北京第1版。

② 同上。

七情六欲，梳理他们的情结、愿望，将他们的方方面面，了然于胸，让他们在我心中“活”起来，近乎对面而坐，促膝交谈，问答酬和，如真人相对。如此一来，解析中不免要引入原著中若干文字，将梦主小传、主打故事、情思脉络、点睛之语等昭示读者，再加上释梦中引入的若干理论文字，不觉之中，使这本释梦之书成为了“半红半梦”的特殊载体，读过之后，不啻读了半部红楼半部梦论，或者说恍如读了一部《红楼梦》缩编本和一部科学释梦理论普及本，这倒有点始料未及，纯属特殊梦主使然。

五、梦的种类与红楼章法

我国古代《周礼》有“六梦”之分，即正梦、噩梦、思梦、寤梦、喜梦、惧梦；东汉王符著《潜夫论》之《梦列》中，有“十梦”之分，即直梦、象梦、精梦、想梦、人梦、感梦、时梦、反梦、病梦、性梦；隋代著名医学家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中将梦分为征梦、想梦、病梦；明代中期，陈士元综合历代诸家梦说撰《梦占逸旨》，乃有“九梦”之分，为气盛之梦、气虚之梦、邪寓之梦、体滞之梦、情溢之梦、直叶之梦、比象之梦、反极之梦、厉妖之梦；佛经《善见律》有“四梦”之分，即四大不和梦、先见梦、天人梦、想梦；佛经《毗婆沙论》有“五梦”之分，即由他引梦、由曾更梦、由当有梦、由分别梦、由诸病梦；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解梦书《敦煌梦书》则按天文

章、地理章、山林草木章等将梦分为十八大类；明人陈士元整理的《梦林玄解》亦按天象部、人物部、飞走部等将梦分为十三大类，每一大类中又分为若干小类，如“形貌部”中的小类就多达29种，可见细微之至；在文学创作中，则将梦分为帝王梦、神仙梦、断案梦、风流梦、春闺梦、恩怨梦、忏悔梦、升官梦、发财梦等等。全世界亿万人在做着不尽相同的梦，梦的种类自然包罗万象，无奇不有，这就为作者创作梦预留了广阔的舞台和无尽的想象空间。《红楼梦》第二十四回“痴女儿遗帕惹相思”庚辰本回后脂砚斋批曰：“《红楼梦》写梦章法，总不雷同。”《红楼梦》全书有42处写到梦，从解析来看，囊括了性梦、反梦、情结梦、精梦、焦虑梦、白日梦、噩梦、连续梦、灾难梦、先兆梦、迷路梦、顿悟梦、心灵感应梦、超常梦、籍梦、人格梦、直梦、体感梦、思梦、幻想型梦、超现实梦、愿望满足梦、生育梦、彩色梦、数字梦、警示梦、神鬼梦、创作梦、厉妖梦、病梦、复生梦、创伤梦以及说梦、孵梦等30多种不同类型，真正是“总不雷同”。而且，在描写入梦出梦时，行笔细腻，不留痕迹，使读者不知不觉已入梦中。第五十六回写贾宝玉梦见甄宝玉梦，戚序本回前脂批曰：“叙入梦景，极迷离，却极分明”；第二十四回写红玉暗恋贾芸梦，庚辰本回后脂批曰：“此梦更写的新奇，不见后文，不知是梦。”果不其然，直到第二十五回“唬醒过来方知是梦”。

正由于这些梦中梦种类覆盖面十分广阔，写作又“总不雷同”，技法高妙绝伦，无疑给释梦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周旋余地，对于释梦者来说，恰似身临梦天幻海，大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之感。不经意之间，释梦成为了无穷乐事，寻寻觅觅，侃侃道来，愿与读者共享这真真幻幻、虚虚实实、迷迷离离的梦境大餐。

六、《红楼梦》大梦与“梦中梦”小梦

英国作家大卫·冯塔纳在他的《读梦》中说：“艺术是潜意识创造性的结晶。”^①瑞典电影界巨人英格玛·贝尔格曼曾经深情地说：“我的电影都是梦。”《红楼梦》正是这样的艺术结晶，早已踏上舞台，搬上银幕，家喻户晓，老孺皆知，光华璀璨，历久弥新。两百多年来积累的红学文字也已经是原著的许许多多倍了。我以为，所有红学文字，不论从何角度在何层次，无非都围绕着两个字——解梦——解红楼大梦而为。按照“半张纸”与“十张纸”的比例，无论红学文字如何堆垒如山，在“完全”解析这个大梦的征途上，仍是“路漫漫兮”，仍需“上下而求索”。诚然，我所说的所有红学文字都是解梦文字，只是从其本质而言的，或者说只是从其客观效果而言的；从主观上看，

^① 大卫·冯塔纳：《读梦》，第56页。吉林摄影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

绝大部分红学文字也许并不是真正从解梦这个特定的角度生发出来的，并不是把《红楼梦》真正当作一个大梦来对待的。因为释梦毕竟是一项专门的学问，有其自有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和方法、技巧。比如传统解梦法有直解法、象征法、类比法、连类法、解字法、谐音法、破译法、转释法、反说法等，现代解梦法有客观解梦法、主观解梦法、冥想解梦法、译释解梦法、联想解梦法、内容分析法、心理分析解梦法等等。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说：“一个人无法对整个梦，作为集中注意的对象，只能够就每一小部分逐一检释。”^①他又说：“我所采用的解梦方法是用片断地、片断地，而非整体地来研讨，同样的，我也视梦为一大堆心理元素的堆砌物。”^②对一个普通的梦尚且如此，对《红楼梦》这样的大梦更不待言。正如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一样，我们绝不可能一口吞下《红楼梦》。我所解析的42个梦中梦，仅仅只是红楼大梦中的42个“片断”，而且，非“梦中梦”范围内的其他人物、故事、情节乃至章回，即其他所有内容，无一例外都是红楼大梦中的一个又一个“片断”，都是大梦中的梦象，只是未以“梦中梦”的形式表现而已。因此，解析“梦中梦”，只不过是解析大梦中的极小部分；当然，“梦中梦”与其他内容相比，也许

① 《梦的解析》第7页。

② 同上。

心理元素更集中，矛盾更尖锐，斗争更激烈，具有“一滴水可以见太阳”的特殊功效。经由“梦中梦”的解析，就像由一个“检验孔”可以窥看出整个大梦心灵结构的内部一样，为圆满破解大梦找到一条捷径。通过对42个“片断”的解析，我们似乎隐隐地感悟到了些微大梦的脉息：政治层面的呐喊——相对于鲁迅先生所述之国势衰微、军阀混战、饥寒交迫、民不聊生的“末世呐喊”而言，曹雪芹与高鹗之《红楼梦》则是难能可贵不可多见的“盛世呐喊”。《红楼梦》成书约在1760年前后，正值乾隆盛世。盛世之文人，感而慨之，无不歌功颂德，锦上添花，难有批评时政者，更难有反其盛而呐喊者！难道曹、高二公不是盛世之人么？非也！他们的意识层面无不时时感受到盛世之盛；而他们的灵魂深处，即他们的潜意识层面，已经感受到了盛世背后的危机，感到了“大厦将倾”，因而才视“仕途”为鬼域，视“官禄”为粪土，才敢于在盛世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当然，因为时代的局限，他们的呐喊不可能是揭竿而起，“把皇帝拉下马”，尽管如此，红楼的呐喊，至今仍不绝于耳！

此外，还有道德层面的劝善戒淫，更重要的是心理层面的焦虑和精神层面的恐惧。

这也许不是正确的答案，更不是全部答案，要求得既正确又完满的答案，我们还需不懈努力，从“片断”开始，“片断地片断地”解析下去。

七、前 80 回梦与后 40 回梦

毋庸讳言，红学界有人对高鹗、程伟元接续的后 40 回颇有微词，除了“补遗订讹”中的一些局部问题外，焦点集中在“与原著的基本精神是否吻合”的问题上，认为某些人物的命运结局偏离了曹雪芹预先安排的路线。在这个问题上，袁世硕先生在《红楼梦》前言中说：“固然，后来的删改，就局部而言，并非是一无是处。补足原著的缺失，就更不能轻视，虽然其间也有与原著的基本精神是否吻合的问题。试想，《红楼梦》如果没后四十回，没有‘林黛玉焚稿断痴情’的情节，那将是极大的遗憾，或许就会不像现在这样脍炙人口了。”^① 这个评论客观中肯，令人信服。现仅从写梦这个角度，作一补充。

首先从写梦数量上看。全书大小梦共 42 个，前 80 回 24 个，后 40 回 18 个。显然，高鹗、程伟元完全承接了曹雪芹写梦的手法，对曹公以梦表意的意图心领神会，数量上还略有胜出。第二，从写梦的质量上看。第八十二回、八十三回合写了林黛玉与贾宝玉推心置腹的一个心灵感应梦。心灵感应梦是梦研究界极为关注的梦种，苦于这种梦例十分难觅，珍贵异常，不料高、程奉献出了一个经典范例，尽管是文学创作出来的梦，显然同样具有生活的真实

^① 《红楼梦》第 12 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与艺术的真实，难能可贵。第八十七回妙玉坐禅走火入魔梦、第一百零一回凤姐梦秦可卿的白日梦、第一百一十一回鸳鸯的创伤梦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典型梦例。尤为难得的是，在一百零九回写了贾宝玉的“孵梦”，这比现代西方梦研究者提出来的“孵梦法”要早了一两百年！此外，前80回核心人物黛玉无一梦，后40回为黛玉补写了3个梦，单凭这一点，真是“就更不能轻视”了。在写梦质量上比曹公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三，从写梦的技巧上看。后40回的18个梦，几乎个个都贯彻了“章法总不雷同”和“叙入梦景极迷离”的评语标准，也都十分吻合现代科学成梦释梦理论，既具艺术的真实又具生活的真实，真正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曹公的写梦技巧更不待言，尤以第三十六回贾宝玉的情结梦、第七十七回贾宝玉梦晴雯的连续梦、第二十四回红玉梦贾芸的警示梦、第四十八回香菱的创作梦等，皆是不可多得的佳作；然而，曹公在第五回写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这个长达七千余字的梦时，过于偏重安排十二金钗的命运纲领，从而忽视了梦醒后会很快遗忘的特性，正如甄士隐醒后“便忘了对半”一样。在现实生活中，做贾宝玉这样长达七千余字的梦是有可能的，并不违反现实生活的真实，但醒来之后仍能将这样的梦特别是其中的歌词一字不差地记述出来，显然与梦的遗忘特性相背离了。直到第一百一十六回“得通灵幻境悟仙缘”中，贾宝玉梦游“真如福地”即重游太虚幻境时，才由高、